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東漢書

江西提齊紀四

昭陽作  
靈一年

官書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

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



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魏遣貞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巒之孫也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脩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彌亘華遠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

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東宮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啓聞并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巒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巒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



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祖收繫獄誣其構扇山蠻欲爲亂敕送興祖下建康  
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  
顯直閣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  
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  
制長史殷叡奐之壻也謂奐曰曹呂來旣不見真敕  
恐爲姦變正宜錄取馳啓聞耳奐納之彪輒發州兵  
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  
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  
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  
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

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執  
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  
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  
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妃  
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  
妃妃戢之女也 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  
后馮氏后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云王者不臣妻  
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熙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  
降于魏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親



與之齒用家人禮 甲子魏主臨朝堂引公卿以下  
決疑政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  
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鏗為南豫州刺史先是廬陵王子  
卿為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之  
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  
見 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  
人處之河北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  
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  
衆齋於明堂左介使太常卿王湛筮之遇革帝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  
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  
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  
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  
今乃虎變帝作色曰杜稷我之杜稷任城欲沮衆邪  
澄曰杜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杜稷之臣安可知危  
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  
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  
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  
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



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代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

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疆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之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爲太子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



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  
不得進推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駟何得稱丈夫竟陵  
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  
上書獎勵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  
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儉  
楚數百人並有幹用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  
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戊辰  
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遑力疾召  
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  
上疾亟誓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

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  
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  
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  
耶欲爲豎刁邪雲不敢荅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  
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  
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  
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  
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  
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  
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



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  
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  
懷共下意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  
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  
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世祖留心政事務摠大  
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  
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  
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  
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  
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直閣周

奉叔曹道剛素爲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  
以道剛爲黃門郎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  
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  
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  
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  
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  
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  
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  
太極西階以防之旣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  
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暉爲衛將軍與征南



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巴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無辭也以河

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衆合七萬出子午谷胤辯之曾孫也鬱林王性辯慧美

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節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



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  
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  
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  
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  
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  
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  
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  
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  
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  
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  
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悉呼世  
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  
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  
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  
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融及  
禍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  
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  
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  
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膽



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臣光曰人主之於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黜纘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

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大其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九月壬子魏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輅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裁入閣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 戊辰魏主濟



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 乙亥鄧至  
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  
之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  
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  
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  
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  
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  
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  
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  
休等並慙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  
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  
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  
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  
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  
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  
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  
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遊行以待  
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  
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  
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



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  
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  
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  
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  
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  
栗磾之孫也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  
安城北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民王廣  
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  
震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  
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

敗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  
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  
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 冬十月戊  
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  
匠董爾經營洛邑巳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  
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  
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  
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  
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壬寅尊  
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妃爲皇后 癸卯魏主如



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辛亥封皇弟昭文爲新安王昭秀爲臨海王昭粲爲永嘉王 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悛所獻減少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勳之子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 閏冬 閏

高宗明皇帝上

建武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大赦 雍州刺史

晉安王子懋以主幼時艱密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

仗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子懋欲脅取以為將

顯達密啓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徙子

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

轂自隨顯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

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



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  
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  
辭出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  
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  
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  
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  
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  
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  
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  
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  
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  
迎衍撫安之 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  
癸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  
爲祝文曰烏呼介士胡不我臣 帝寵幸中書舍人  
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  
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  
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宮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  
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  
爲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  
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



通鑑卷三百九  
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  
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  
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末世祖聚錢  
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  
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  
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爲笑樂蒸於世祖  
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  
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  
鄱陽王鏘爲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濼身如  
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

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  
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  
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湛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  
在郢州湛已爲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  
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湛之族何也嘗爲東宮直  
閣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湛每  
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湛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  
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  
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湛  
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



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湛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闈門衛不敢訶每語

人曰周郎乃不識君鸞忌之使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已已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湛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爲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



范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撻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况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

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爲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爲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闔之內猶施警蹕沉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爲陛下耳聽瀟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昊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



通鑑卷三百九  
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  
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  
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  
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  
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  
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  
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

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  
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  
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  
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  
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  
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  
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爲神鄉福地  
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  
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  
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阜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効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

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旣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 辛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



通鑑卷百三十九  
劉敷等聘于魏 丙申魏徙河南王幹爲趙郡王潁  
川王雍爲高陽王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  
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  
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  
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  
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  
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  
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  
之上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  
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

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  
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  
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  
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  
群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  
朝堂部分遷留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 辛  
巳武陵昭王暉卒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  
帝常憂子良爲變聞其卒甚喜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  
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  
危徼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  
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已亥魏罷五月五



日七月七日饗祖考 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  
文每歲終州鎮列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去十  
五年京官盡經考爲三等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  
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  
且俟至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 五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巳魏遣兼貞外散騎常  
侍盧昶兼貞外散騎侍郎王清石來聘昶度世之子  
也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嫌  
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爲貴勿

迭相矜夸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也 秋七月乙亥

魏以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  
軍鎮彭城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爲昶府長史昶至鎮  
不能撫接義故卒無成功 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  
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送之出  
郊慟哭而返 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鸞旣誅徐  
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  
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  
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  
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詵蕭坦之握



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楮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

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



通鑑卷五十九  
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救呼蕭詵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詵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詵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詵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詵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弑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旣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

方與客圍碁左右聞有變驚走報淪淪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大匠卿虞棕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棕嘯父之孫也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敷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爲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辛丑魏主至朔州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爲太尉鄱陽王鏘爲司徒車



通鑑卷百九  
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  
令 魏主至陰山 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  
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  
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  
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癸丑魏  
主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撫宜鎮甲子如  
柔玄鎮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 九月壬申朔魏詔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  
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  
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

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  
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  
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  
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  
爲三等人無怨者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  
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  
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獻可替  
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  
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  
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爲特進太子太保



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

數其過而行之淵起之兄也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典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置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



鐸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鐸及隨王子隆曰  
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  
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  
子隆欲定計鐸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  
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鐸請間叩  
頭勸鐸立事鐸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  
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  
鐸第殺鐸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  
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  
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

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慧曰此  
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  
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  
其同母兄于謠之爲計謠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  
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  
主裴叔業與于謠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  
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  
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  
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  
畏之遣于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



通鑑卷百三十九  
散宮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  
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  
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  
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  
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  
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爲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  
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  
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

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  
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  
笑人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  
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  
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  
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  
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  
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  
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  
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



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  
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  
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  
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鈇琇之辭不許遂不食  
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  
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  
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  
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  
豫州刺史宜都王鐸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  
桂陽王鐸為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

酉解嚴 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

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

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

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瀾為

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

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宣城王雖專國

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

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

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

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鐸



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鑠與  
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  
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  
公見接慙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  
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  
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  
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  
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  
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深憚  
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  
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  
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  
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  
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  
爲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  
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  
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醜逼之子倫正  
衣冠出受詔謂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  
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  
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及左右



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

王祗自應反豈唯巴東上聞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闈暮司  
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  
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  
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  
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爲豫州刺史黃門郎蕭  
遙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遙昌  
遙欣之弟誕諶之兄也 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丕  
爲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戊申魏主親告太廟  
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  
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  
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太傅  
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  
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  
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爲大  
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  
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詵爲領  
軍將軍度支尚書虞綜稱疾不陪位帝以綜舊人欲  
引參佐命使王晏齋廢立事示綜綜曰主上聖明公



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群臣  
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淪獨不起曰陛下  
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  
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淪正色曰君  
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  
獻事非任土悉加禁斷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  
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使父子乖離室家分  
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  
德哉可詔荆郢東荆三州禁勒蠻民勿有侵暴 十

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  
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寶玄爲江夏王  
寶源爲廬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  
爲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恒貢自今  
悉斷 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 丙  
戌以聞喜公遙欣爲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爲豫州  
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  
以遙光居中遙欣鎮撫上流 戊子立皇子寶卷爲  
太子 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  
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 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



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庚子詔依舊銓叙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爲侯 上詐稱海陵恭王有

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魏郢州刺史韋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珩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 魏主欲變易舊風  
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  
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  
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  
皆以爲踈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  
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  
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凱馘之子也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  
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  
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

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  
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  
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留議  
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  
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  
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  
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  
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  
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  
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



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  
甌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  
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  
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  
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  
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  
者也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  
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  
南征何得對上即爲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  
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爲也沖曰

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爲佞不  
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  
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  
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  
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  
崔休爲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  
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  
瓠已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皆放還南  
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  
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與征南大將軍城



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場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先是魏主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鍾律帝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齊紀六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北困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珽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



通鑑卷之三十一  
人莫敢言灋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  
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  
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  
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  
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  
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  
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  
遠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  
舍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舍垢魏主曰齊  
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

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  
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  
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  
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  
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  
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  
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  
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  
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  
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



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敝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

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巳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謀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



日聲淚不絕壬戌救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  
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  
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  
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  
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  
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  
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  
其狀閭上表以爲兵灑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  
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  
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  
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  
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  
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  
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  
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  
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  
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  
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  
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  
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旣克大鎮城戍



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由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

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兵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



潰魏主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旣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旣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



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  
爲民 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 乙  
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  
哀太傅錄尚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  
魏主還臨熙葬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  
者乎今經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以  
下可付灑官貶之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主之柩南  
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 魏主之在鍾離也  
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  
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

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  
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  
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  
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  
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  
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  
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  
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  
嬰城自守軍主范黎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



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氏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

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



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併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魯城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

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碭礮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淹諫以爲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



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場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廣川剛王諸卒諧略之子也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

主如滑臺丙子舍于石濟庚辰太子出迎於平桃城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灋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旣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群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



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  
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  
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  
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  
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  
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  
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  
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  
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冲之此言其  
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

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  
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  
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  
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  
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  
書祕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  
川王妃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  
尊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卽山其先有夫死於  
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  
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



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 戊午魏改  
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 上之廢鬱林王也  
許蕭諶以揚州旣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  
曰見炊飯推以與人諶恃功頗干預朝政所欲選用  
輒命尚書使爲申論上聞而忌之以蕭誕蕭誅方將  
兵拒魏隱忍不發壬戌上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  
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  
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  
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止可極  
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

死遂殺之并其弟誅以黃門郎蕭衍爲司州別駕往  
執誕殺之諶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相不  
減高帝諶死文猷亦伏誅諶死之日上又殺西陽王  
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乙丑以右衛將軍  
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  
頽圯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即宜罷毀詔罷之  
魏拓拔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氏楊馥之爲齊擊武  
興氏楊集始破之秋七月辛卯以馥之爲北秦州刺  
史仇池公 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  
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魏金墉宮成立國于太學四



門小學於洛陽 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黃  
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宜復修之帝曰  
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  
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  
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  
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  
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  
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  
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彈劾不  
避彊禦帝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

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  
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帝外以德器遇之內  
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  
帶直閣將軍群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書  
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  
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  
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九月  
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還于洛陽 丙戌魏主如鄴屢  
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其治效賞賜甚厚閭數請  
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脩恩法並舉以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已丑徙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乙未魏主自鄴還 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荆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 十一月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已卯納太子

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

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

園丘 已卯帝引諸儒議園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

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請前一日告

廟從之 甲申魏主祀園丘丙戌大赦 十二月乙

未朔魏主見群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

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

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

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

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

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



封聊城縣子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  
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  
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  
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  
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丁酉詔脩晉帝  
諸陵增置守衛 甲子魏主引見群臣於光極堂頒  
賜冠服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太和五  
銖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蠻帥田  
益光爲南司州刺史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於新  
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爲刺史 氏王楊炅卒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楊炅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  
平王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  
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  
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  
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  
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  
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  
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  
不可勝紀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  
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



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媿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勲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馘之子也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娶隸戶爲之帝深責之因下詔爲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懿義之子也



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帝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膏梁子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今日

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



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

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壬辰魏徙始

平王勰為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為城陽王 二月

壬寅魏詔群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丙午魏詔

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

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耆已上假

中散大夫郡守者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

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

鄉之民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壬

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上志慕節儉太

官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

又嘗用阜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

上壽有銀酒鎗上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

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

為侈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

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

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

詔敕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勢互相通進人



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侍郎頽川鍾嶸上書言古者  
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  
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  
夫顧曷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  
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  
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  
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夏四月  
甲辰魏廣州刺史薛灋護來降魏寇司州櫟城戍主  
魏僧珉拒破之 五月丙戌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  
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丁亥魏主有事於方

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  
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  
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爲皇后  
旣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  
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后頗愧恨昭  
儀因譖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練行尼  
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群臣皆詣中  
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  
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  
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帝



通鑑卷一百一  
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  
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  
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  
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魏太子恂不  
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  
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  
之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  
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過入夜  
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帝帝大駭祕其事仍至  
汴口而還甲寅入宮引元恂數其罪親與咸陽王禧

等更代杖之百餘下扶曳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

起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楨卒 九月戊辰

魏主講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魏詔

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

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魏吐京胡反詔朔州刺史元

彬行汾州事帥并肆之衆以討之彬楨之子也彬遣

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俘雜

畜以萬數詔以彬爲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

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大

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若不能克必



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  
身先將士討去居平之 魏主引見羣臣於清徽堂

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頓首謝

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

所貴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天下之惡孰大焉

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為庶人置

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戊辰魏置常平倉 戊寅太子寶卷冠 初魏文明

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帝南遷

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

泰自尚書右僕射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温則

甚乞為恒州帝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

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

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隆撫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

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思譽天賜之

子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叡以為洛陽休明勸

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顯偽許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

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於凝閑堂

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

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



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爲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秦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秦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秦旣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勢弱秦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

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秦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秦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



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灋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旣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齊紀七

起強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丙申魏立皇子恪為太子

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

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乙

巳魏主北巡 初尚書令王晏為世祖所寵任及上

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鬱林王巳廢上與晏宴

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

上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



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嘗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啓諫世祖以上領選事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上默然上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

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誅之并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爲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爲廣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蕭毅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



通鑑卷一百一  
人交通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  
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或可以  
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  
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  
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  
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  
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  
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  
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  
死者旬日而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

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  
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而覆之及晏敗人  
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二  
月壬戌魏主至太原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為尚  
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為廣州刺史癸酉魏主至  
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  
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  
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  
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  
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



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不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强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起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獻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赦既誅帝賜冲烈詔曰獻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

彼不關朕也反逆既已六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

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刑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

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

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

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臣光曰夫爵祿廢

所以取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

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

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

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

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

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

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

唯于烈一族無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



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  
臣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叛胡請降詔宥之夏  
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  
辛未至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  
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使中書侍郎邢巒  
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歛以麤棺  
常服瘞於河陽 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  
彭城追加九錫葬以殊禮 五月己丑魏主東還汎  
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武王於鎬六月庚  
申還洛陽 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

將入寇 魏穆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八公穆羅與之  
通謀赦後事發削官爵爲民羅弟司空亮以府事付  
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  
癸亥聽亮遜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留 秋七  
月甲午魏立昭儀馮氏爲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  
母高氏自代如洛陽暴卒於共縣 戊辰魏以穆亮  
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  
辰魏詔中外戒嚴 壬戌魏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  
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 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  
太后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



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閭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魏以氏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

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



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  
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  
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  
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  
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  
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  
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  
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  
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返已而言  
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

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帶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  
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  
免李崇桂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群氏皆棄楊  
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  
建帥五千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碛龍門之北  
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碛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  
之以拒魏兵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他路入夜  
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碛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  
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  
進擊大破之斬楊波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



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瀆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

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穆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 丙辰以楊靈珍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



都王 新野人張賸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

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冷水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



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曲江公遙欣好武事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柘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上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麴嘉爲王復臣於柔然安保獨



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加中軍大將軍徐

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魏統軍李佐攻新

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

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河北大震戊子湖陽

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

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

主以賜王肅肅嚮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

州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

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

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

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楊

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

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

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

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

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

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

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

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  
葬畢乃去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  
軍蕭惠休等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  
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  
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  
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  
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灋憲等  
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  
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

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旣而魏衆轉至慧  
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  
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  
慧景過開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  
殺傅灋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櫬仗填溝乘  
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  
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  
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  
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  
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



救義陽魏南充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

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踈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



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辯形於聲色自以身爲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私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冲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爲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

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懷以息青蠅之譖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意留臺乃至於此旣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黃門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彪同州相善陰左右之有司處彪大辟帝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温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



失明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冲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悻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贈司空冲勤敏疆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脩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頗多忿競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魏主以彭城王勰爲宗師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夏四月甲寅改元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

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尉之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上愈猜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甕金甕



謂鳩也敬則女爲徐州行事謝朓妻敬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遣正貞將軍徐岳以情告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啓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旣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應明日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趺坐問詢等發

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丁卯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胤棄官隱居若邪山敬則欲劫以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胤尚之之孫也 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魏趙郡靈王幹卒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貞外郎世雄記室



通鑑卷之三十一  
參軍季哲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長子黃門  
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  
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之子也敬則起兵以  
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  
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  
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  
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灑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  
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  
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  
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

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啓子恪已至上驚  
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  
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  
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  
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  
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  
隨之者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  
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烏程丘  
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  
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



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  
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壬午詔前軍司  
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  
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  
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  
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  
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  
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  
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  
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

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  
十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  
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  
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  
瞻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上許之所全活以萬數  
瞻弘之從孫也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  
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  
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  
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  
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



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  
爲遠矣職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壬午又詔損皇  
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  
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  
爲雍州刺史 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徐令可重  
申前命沈文季可左僕射江昶可右僕射江祀可侍  
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可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  
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昶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  
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懷蕭惠休崔慧景上性猜  
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沐信巫覡每出先占利

善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聽覽不輟久  
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太子即  
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于懸瓠 壬子奉  
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  
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爲主相帥北叛魏  
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福坐黜官更  
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  
懷朔已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  
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



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  
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 九月己亥魏  
主聞高宗死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庚子詔北伐  
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  
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摠軍國之務遠近  
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寒善醫時在洛陽  
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  
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  
勰又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  
祖乞以身代魏主魏主疾有間丙午發懸瓠舍于汝

濱集百官坐徐嘗于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  
鄉縣伯賜錢萬緡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  
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皇后 魏江  
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  
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  
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  
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  
降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  
鄴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以其子  
文欵爲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理學